



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

四

生死场

生死场

萧 红

北方文艺出版社

封面设计：姜 录

生 死 场

萧 红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牡丹江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44/16·插页 4·字数 80,000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24,800—32,8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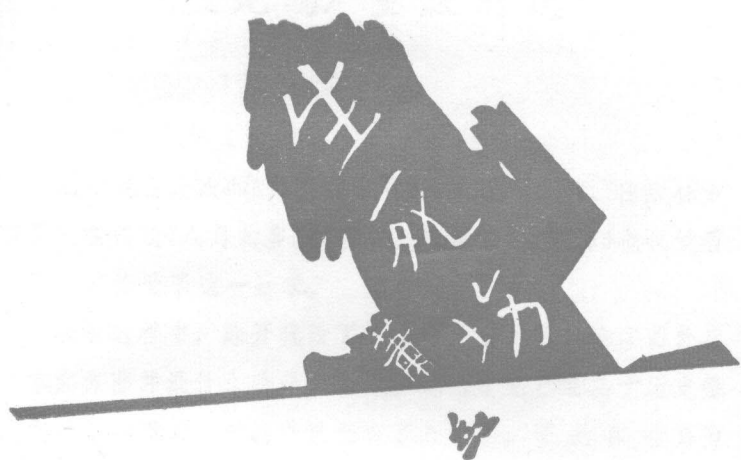
统一书号,10360·130

定价,1.20 元

ISBN 7-5317-0019-0/I·20



萧 红



一九三五年出版时作者自己设计的封面

《生死场》重版前记

萧军

这小说在此次和《八月的乡村》一同重版以前，出版社方面要我在改《八月的乡村》以后，顺便把《生死场》也代校看一下，我接受了这一要求。

校看过程中，除开代改了几个不重要的错、讹字而外，在本文方面并没什么改动或增删。这由于它已经属于历史性的文献了，而且作者逝世已经有了几十年，还是以存真为好，由我今天来擅自改动是不适宜的。

由于《八月的乡村》我曾写了一篇重版《前记》，出版社方面认为我也应该为《生死场》的重版写几句话，因为这两本小说，当初从创作到出版……是具有“血缘”性关系的。我思量了一下，也终于接受下这一任务，理由是这样：

第一，这两本小说全是在一九三四年间，写成了青岛。

第二，它们全是属于“奴隶社”的《奴隶丛书》之一。

第三，它们的题材、史实、故事、主题……在总的方面

来说，全是反映了我国东北数省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入以后，所遭受的折磨与痛苦，生与死的挣扎，以及忍恨而起和敌人进行血的斗争的英雄事迹，……这对于后来全国抗日战争的兴起和展开是发挥过它们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第四，它们全由鲁迅先生给作了《序言》，介绍给不愿做奴隶的亿万中国人民。

第五，由于本人和书的作者，曾经有过六年共同生活，共同工作，共同斗争……的历史过程，借此机会写几句话，也表达对这位故人和战友的一点纪念情谊！同时对于萧红的读者们，使他们对于这位短命的文艺作家创作生活和艺术特点，特别是对于《生死场》这部小说的理解，会有些参酌之用。

《生死场》的成因

一九三二年秋，这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家”，正住在哈尔滨道里的“商市街”二十五号。

新年要到了，一家报社要出版一份《新年征文》的特刊。我和当时几位青年朋友们全鼓励萧红写一篇征文试一试，她写了，也被刊出了，题名可能就是《王阿嫂之死》（已记忆不清）这就是她正式从事文笔生涯的开始罢，——当年她是二十一岁。

由于第一篇文章被刊载了（还拿到一些微薄的稿费），又得到了熟人们的鼓励，这就坚定了她的自信心，就不断写了

一些散文故事和短篇，它们也陆续在各个报纸上被刊载了……。

到一九三三年秋季，我们把一年来发表过的——可能也有未发表过的——短文和小说，由自己选成了一个集子。这集子，包括她的五篇散文和小说，我的六篇散文和小说，又从几位热心的朋友那里借到几十元钱，找了一家画报印刷厂，自费、“非法”出版了。集名定为《跋涉》——只印了一千本。

一九三四年夏，我们由哈尔滨出走到了青岛。

在青岛，我为一家报纸担任副刊编辑维持生活，同时续写我的《八月的乡村》。

这时，萧红表示她也要写一篇较长的小说，我鼓励了她，于是她就开手写作了。

她写一些，我就看一些，随时提出我的意见和她研究，商量，……而后再由她改写……。在这一意义上来说，我应该是她的第一个读者，第一个商量者，第一个批评者和提意见者。

这期间，我曾去上海一次，回来以后，她居然把这小说写成了，——这是一九三四年的九月九日。

从头代她看了一遍，斟酌删改了一些地方和字句，然后就由她用薄棉纸复写了两份，以待寻找可能出版的机会。当然也知道这机会是很渺茫的。

以后不久，我开始和鲁迅先生建立了通讯关系。在通讯一开始，我也就把《生死场》的抄本寄给了鲁迅先生。

这小说的名称也确是费了一番心思在思索、研究……了一番，最后还是由我代她确定下来，——定名为《生死场》。

因为本文中有如下的几句话：

“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还有：

“大片的村庄，生死轮回着和十年前一样……。”

事实上这全书所写的，无非是在这片荒芜的大地上，沦于奴隶地位的被剥削、被压迫、被辗轧，……的人民，每年、每月、每日、每时、每刻……在生与死两条界限上辗转着，挣扎着，……或者悄然地死去；或者是浴血斗争着……的现实和故事。

《生死场》的出版过程

一九三四年十月间我们到了上海以后，鲁迅先生曾托人把这部稿子送到各方面去“兜售”，希望能找到一处可以公开出版的书店来接受出版它。遗憾的是，它旅行了快近一年，结果是出路没有的。

这时期，叶紫的《丰收》（奴隶丛书之一）早出版了；《八月的乡村》（奴隶丛书之二）也已经于六月间出版了，对于《生死场》公开出版的可能性我不再存有幻想了。弄到了一点钱，决定把它做为《奴隶丛书》之三来自己出版了。

由萧红自己写信，也请鲁迅先生给写了一篇《序言》……。

尽管这本书出版在最后，为了划一，也把它做为“八月”和《八月的乡村》同月份来出版了。

从此这三本《奴隶丛书》做为“姊妹篇”通过各种渠道就行销于上海和全国各地了。

鲁迅先生在《序言》里写着：

“这本稿子到了我的桌上已是今年的春天……”

“听说文学社曾经愿意给她付印，稿子呈到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那里去，搁了半年，结果是不许可。人常常会事后才聪明，回想起来，这正是当然的事：对于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恐怕也确是大背‘训政’之道的。……”

由于这书有背于当时国民党所施行的“训政之道”，碰了检查委员会“老爷”的钉子，“事后才聪明”我才把它作为《奴隶丛书》之三来“非法”自印了。

鲁迅先生给这书写《序言》时已经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日的夜里了；《八月的乡村》《序言》却是写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八日之夜，这时间已经有了七个月的距离。

鲁迅先生对于《生死场》的评价：

“……但却看到了五年以前，以及更早的哈尔滨。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序言》）

版 本

在过去我自己经手出版时，每次的印期和印数总是和

《八月的乡村》同期、同数的。一九四七年四月间曾由哈尔滨“鲁迅文化出版社”发行过一万本。至于其他方面所出的版本情况和数量，我就无从知道了。

我在这次重版《前记》中要写的，也就是这些事实的过程而已。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晴雪之夜
于京都(银铤桥西海北楼)寓所

唯愿望的坐于怀，事由然当县五班，来就朕回，即卿本司事
长只，且正乎个。前能文“短所”皆大县商出叶来，非特由天
然就旅会员委由大武出个一任，章文篇一在《帝皇尚帝》丁
。斯楚大能突由“佩书良知”吴野，天火部眼

主又哇，跟出并本在长朕，爵文凡的来楚血书知并索双
然。有印八司要至 序 司文半半言“佩书良知”因土由印
非者又天我哥难难照照照照照照，或书有部又哇，天凡安面
由由西由黄县黄县，人味半鲁迅，美不拜楚县土部，丁曹周来

记得已是四年前的事了，时维二月，我和妇孺正陷在上海
闸北的火线中，眼见中国人的因为逃走或死亡而绝迹。后来
仗着几个朋友的帮助，这才得进平和的英租界，难民虽然满
路，居人却很安闲。和闸北相距不过四五里罢，就是一个这么不同的世界，——我们又怎么会想到哈尔滨。

这本稿子的到了我的桌上，已是今年的春天，我早重回
闸北，周围又复熙熙攘攘的时候了。但却看见了五年以前，
以及更早的哈尔滨。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
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
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
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
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
不能毫无所得。

听说文学社曾经愿意给她付印，稿子呈到中央宣传部书
报检查委员会那里去，搁了半年，结果是不许可。人常常会

事后才聪明，回想起来，这正是当然的事：对于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恐怕也确是大背“训政”之道的。今年五月，只为了《略谈皇帝》这一篇文章，这一个气焰万丈的委员会就忽然烟消火灭，便是“以身作则”的实地大教训。

奴隶社以汗血换来的几文钱，想为这本书出版，却又在我们的上司“以身作则”的半年之后了，还要我写几句序。然而这几天，却又谣言蜂起，闸北的熙熙攘攘的居民，又在抱头鼠窜了，路上是络绎不绝的行李车和人，路旁是黄白两色的外人，含笑在赏鉴这礼让之邦的盛况。自以为居于安全地带的报馆的报纸，则称这些逃命者为“庸人”或“愚民”。我却以为他们也许是聪明的，至少，是已经凭着经验，知道了煌煌的官样文章之不可信。他们还有些记性。

现在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日的夜里，我在灯下再看完了《生死场》，周围像死一般寂静，听惯的邻人的谈话声没有了，食物的叫卖声也没有了，不过偶有远远的几声犬吠。想起来，英法租界当不是这情形，哈尔滨也不是这情形；我和那里的居人，彼此都怀着不同的心情，住在不同的世界。然而我的心现在却好像古井中水，不生微波，麻木的写了以上那些字。这正是奴隶的心！——但是，如果还是扰乱了读者的心呢？那么，我们还决不是奴才。

不过与其听我还在安坐中的牢骚话，不如快看下面的《生死场》，她才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

(111)..... 六一

(112)..... 十一

(113)..... 十一

目 次

《生死场》重版前记.....	萧军(1)
序言.....	鲁迅(7)
一 麦场.....	(1)
二 菜圃.....	(15)
三 老马走进屠场.....	(28)
四 荒山.....	(33)
五 羊群.....	(47)
六 刑罚的日子.....	(52)
七 罪恶的五月节.....	(58)
八 蚊虫繁忙着.....	(63)
九 传染病.....	(71)
一〇 十年.....	(75)
一一 年盘转动了.....	(76)
一二 黑色的舌头.....	(77)
一三 你要死灭吗?.....	(81)
一四 到都市里去.....	(94)
一五 失败的黄色药包.....	(108)

一六 尼姑.....(113)

一七 不健全的腿.....(115)

读 后 记.....胡风(120)

一 麦 场

一只山羊在大道边啮嚼榆树的根端。

城外一条长长的大道，被榆树荫蒙蔽着。走在大道中，像是走进一个动荡遮天的大伞。

山羊啮嚼榆树皮，黏沫从山羊的胡子流延着。被刮起的这些黏沫，仿佛是胰子的泡沫，又像粗重浮游着的丝条；黏沫挂满羊腿。榆树显然是生了疮疖，榆树带着偌大的疤痕。

山羊却睡在荫中，白囊一样的肚皮起起落落……

菜田里一个小孩慢慢地踱走。在草帽的盖伏下，像是一棵大形的菌类。捕蝴蝶吗？捉蚱虫吗？小孩在正午的太阳下。

很短时间以内，跌步的农夫也出现在菜田里。一片白菜的颜色有些相近山羊的颜色。

毗连着菜田的南端生着青穗的高粱的林。小孩钻入高粱之群里，许多穗子被撞着，从头顶坠下来。有时也打在脸上。叶子们交结着响，有时刺痛着皮肤。那里是绿色的甜味的世界，显然凉爽一些。时间不久，小孩子争斗着又走出最

末的那棵植物。立刻太阳烧着他的头发，机灵的他把帽子扣起来。高空的蓝天，遮覆住菜田上闪耀着的阳光，没有一块行云。一株柳条的短枝，小孩夹在腋下，走路他的两腿膝盖远远的分开，两只脚尖向里勾着，勾得腿在抱着个盆样。跌脚的农夫早已看清是自己的孩子了，他远远地完全用喉音在问着：

“罗圈腿，唉呀！……不能找到？”

这个孩子的名字十分象征着他。他说：“没有。”

菜田的边道，小小的地盘，绣着野菜。经过这条短道，前面就是二里半的房窝，他家门前种着一株杨树，杨树翻摆着自己的叶子。每日二里半走在杨树下，总是听一听杨树的叶子怎样响，看一看杨树的叶子怎样摆动？杨树每天这样……他也每天停脚。今天是他第一次破例，什么他都忘记，只见跌脚跌得更深了！每一步像在踏下一个坑去。

土屋周围，树条编做成墙，杨树一半荫影洒落到院中，麻面婆在荫影中洗濯衣裳。正午田圃间只留着寂静，惟有蝴蝶们为着花，远近的翩飞，不怕太阳烧毁它们的翅膀。一切都回藏起来，一只狗也寻着有荫的地方睡了！虫子们也回藏不鸣。

汗水在麻面婆的脸上，如珠如豆，渐渐侵着每个麻痕而下流。麻面婆不是一只蝴蝶，她生不出磷膀来，只有印就的麻痕。两只蝴蝶飞戏着闪过麻面婆，她用湿的手把飞着的蝴蝶打下来，一个落到盆中溺死了！她的身子向前继续伏动，汗